

为何网络“纸馅包子”有那么多食客

警惕躲在角落里的阴暗“推手” 法制网 8月6日 作者 秦平

【法制网一评】

瞧瞧这来头,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时代周报 6月25日)

你说滚滚红尘难觅一脱俗知音,我就送你一个“天仙妹妹”,你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人性,我就炮制出一个反抗教育暴力的“香水女生”,你说90后是堕落的一代,我就

让一对90后的女孩“贱”给你看。你仇富吗?你仇官吗?那我就告诉你亿元富豪里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怎么样,满足了吧?可当我们一再被这些迎合了自己阴暗心理的新闻弄得虚火上升、血压偏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意淫而已。

世界永远不缺少那些鼓动人们阴暗心理的“推手”。难为人民网的记者们刨根问底找到了假新闻的源头是来自2006年境外一家网站的消息,结果这条消息被转来转去与全国政协委员连在了一起。其实境外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造这种谣一点都不新鲜。

当然了,我们在气愤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反躬自省一下,为什么很多消息一旦出口转内销我们的记者编辑们就兴奋得什么似的,好像挖到了金砖一样往国内贩卖?这与我们一些政府和领导的思维有关,一方面对国内媒体退避三舍,三缄其口,任你记者挖空心思也掏不出他半

句实话;另一方面对境外媒体却礼遇有加,显得随和。重外轻内直让编辑记者总以为可以从境外淘到一些新闻富矿,结果人家正等着你来,一头就栽进陷阱里。做了多年记者却越来越惶恐,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我们脆弱渺小,真假难辨,特别是面对统计数据。新闻写作当然需要数据说话,但现在发布数据的横空出世,生活太平淡总得想法找点乐子吧,人们又总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可生活不是武侠小说,你今天活得挺乏味,那大概全世界也一样乏味。如果你不信,那下一个被编的很可能就是你。所以,与其坐在电脑前,摔鼠标,骂社会不公,搞得自己荷尔蒙过度分泌,不如早早洗洗睡了。

【现代快报再评】

在网上,确实有一些推手处心积虑地利用网民的浮躁心态,策划事件,设置议程,制造舆论、公关生事。网络上“纸馅包子”确实不少,像这组流传极广、杀伤力极大的数据,就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不过,如果对此事的反思,仅仅以这样的角度,那恐怕有些简单化了。我们基尼系数预警、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网民们根据自己的感觉,愿意相信这样的数据。这组数据确实有夸大的一面,但这组数据所契合的公众心理,则不能忽略。对这组无据的数据进行辟谣和解释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是对当前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过大的开脱。否则,目前看来夸大的数据,也会渐渐地向真实靠拢了。

这篇评论,只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的“手电筒式”的论说方式,值得商榷。

说官员亚健康是媚官情结作祟

公务员亚健康是伪命题 广州日报 8月6日 作者 殷国安

【广州日报一评】

“公务员亚健康”的陈词滥调,过几天就有人拿出来重弹一番。当然,每次说起,都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医院的体检证明:襄樊市一次针对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4928人次体检情况统计显示,高血压患者1592人次,脂肪肝患者1107人次,糖尿病患者86人次。很多人患两种以上疾病,这不是“公务员亚健康”的铁证吗?

其实,“公务员亚健康”是个伪命题。亚健康的人多得很,何止公务员?据世卫组织的一项调查,世界人群中真正健康的只占5%,75%以上的人群处在亚健康状态。可惜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小摊贩等等,他们可能不知道还有亚健康这一说。公务员每年有一次体检,才会发现自己“亚健康”了,普通老百姓没有定期体检的福气,自然也就发现不了自己的“亚健康”状态。

官员为何会“亚健康”?有官员表示,和领导干部工作忙、压力大、应酬多有关。有些病确实与工作特点有关系,但更多的疾病是被官场歪风害的。比如吃出来的病,一桌几千元,中午酒未醒,晚上又上阵,这么多的营养摄入,不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才怪呢。

有没有官员精神压力大的问题?当然有。干部有升迁的压力和焦虑,招商引资、拆迁任务完不成影响政绩考核。也有道德压力,别人靠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得到提拔,自己是搞还是不搞?但是,这些压力几乎都不是来自于老百姓,而是他们的上级。他们的压力不是担心对不起老百姓,而是害怕上面发怒。

官员老是鸣冤叫屈,说自己“亚健康”,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倒有一个治本之法:请感到亚健康、压力大的官员主动辞职、改行,可以去私营企业、农民工、小摊贩、环卫工人。他们可是很少“亚健康”的,至少人家没有矫情地嚷嚷着自己是“亚健康”状态。

【现代快报再评】

一针见血。官员亚健康,似乎是个问题,但是,在生存压力普遍加大的情况下,谁不是亚健康状态?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肯定是,工人、农民别看他们是体力劳动者,但过度劳动也不会有多健康。官

悬赏清官让“铁面法治”脸红

悬赏清官是对法制的莫大反讽 东方早报 8月6日 作者 杨耕身

【东方早报一评】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这是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说的。我们今天也正俨然进入一个不要“清官”的时代。一个证据是,民众传统观念中的“清官情结”受到舆论口诛笔伐。批评者大体都认为,要用法制思维取代“清官情结”。因为看起来,法律制度是比清官的个人品行更靠谱的东西。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该留意到一个情形:法制那么好,为什么残留人心的清官情结总挥之不去,反而时时死灰复燃?

新近的事例是,山东昌乐县城关街道办东南村6名村民近日在天涯论坛上发帖《悬赏五百万征清官除村霸》。他们称希望“征清官除村霸”,并愿意提供500万作为悬赏,还称是得到了1020名村民签名允许。当主流舆论一再拒绝清官

之时,“清官”似乎也成为稀缺资源。事实上,山东村民悬赏征清官的做法,绝非孤例。今年3月,经40多位村民代表讨论,广东陆丰市东海镇炎龙村委会高厝村民在网上发帖,悬赏百万,要打倒腐败村官。在两地村民看来,清官不出,公道不存。

从陆丰对清官悬赏百万到山东昌乐的五百万,村民对“清官”愈高的出价,表明法制愈发不彰的程度,以及民心愈发失落的程度。必须追问的是,在一个没有“清官”的时代,公道如何被寻找?这表明,在有些时候,体制无法承担起民众原本寄托于清官身上的公道愿望,主流舆论对于清官情结的嘲弄,是多么浅薄而无知。

清官情结死灰复燃之处,正是法律制度无法被寄托之时。“我们把人都告老了,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结果。”这是山东昌乐一位77岁村民的话。同样在广东陆丰,一位

村民说:“我们用了3年半时间,走遍了30多个各级部门,还告不倒一个小组长。”

如果说“清官情结”是法制社会的最大悲哀与反讽,那么两地“悬赏清官”的接连出现,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悲哀与反讽的现实中。由此而言,在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让农民揪心、伤心、寒心等问题层出不穷之地,大抵都少不了“清官情结”的存在。

没有承担青天使命的制度与机制,清官始终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农村社会而言,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始终是一个最严峻最根本的问题。

【现代快报再评】

悬赏清官,说严厉点,是抽向身处法治社会的我们的一记耳光。清官情结,本来就

算是日子过得比较舒服的,虽然应酬多,压力也不小,但这种亚健康既不会有人为之同情,也本是可以避免的。喜欢拿官员的亚健康说事,有些媚俗。官员自己嚷嚷着亚健康,也只能是显得矫情而已。所以,作者称为“伪命题”,我以为是准确的。

就算是官员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是干出来的病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是养出来的,吃出来的和玩出来的。要给出一个病方的话,除了改变生活不良习惯外,更多的是改变不良工作习惯。放下架子,不搞特殊化即可。

其实,关注官员的亚健康,还不如关注官员的亚健康。把后者管住了,前者的问题,也基本上能够解决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是法制社会之殇。几位老人用这样一种悬赏的方式,向社会发出深深的质问和呐喊:与其说是悬赏清官,还不如说是在无望地寻找法治公平。

悬赏清官,更多是一种议程设置,或者说是炒作,村民们的权益被侵害,但投诉无门、有关部门调查之后的结果也不能服众,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只能通过这种自杀式的方式,以期社会关注,获得更多支持的声音,并进而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人说,“悬赏买清官、老人”,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分明就是一幅开胸验肺式的反腐图。这个比喻既形象,也沉重。

不要把村民们的悬赏清官仅仅看作是一场秀、一次反讽,而应该视之为最好的举报,但愿这样的举报能够唤醒当地政府、职能部门麻木神经,能够揭开被强权捂住的黑恶的盖子,给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还社会一个公平。

当腐败披上温和的马甲

“温和腐败”是对反腐败的“温柔一刀” 新京报 8月5日 作者 刘小冰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因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50多万元,6月29日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8月4日《检察日报》)

【新京报一评】

“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温和腐败”是赵仕永的“雷人”创造,也是对廉政建设的“温柔一刀”。

这种说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前腐败在腐败者那里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会找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但现在,在“赵仕永”们看来,手中的权力与金钱是一种赤裸裸的寻租关系;金钱可以买来权力。在“赵仕永”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使我想起了“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且不论这一故事或真或假,赵仕永的这种说法至少也有这种作用: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整个社会的神经,降低正义和道义的门限。

任何一种腐败都是腐败,不管它是以“温和”的名义出现还是以“粗暴”的名义出现。现代政治学认为,腐败在本质上就是权力所有人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就是权力使用人非法、不合理的滥用权力。因此,管住“赵仕永”们的权力,基本的还是三条:以公民的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以社会的权力制约国家的权力,以国家的权力制约国家的权力。舍此,别无他法!

【现代快报再评】

好一个“温柔腐败”,我看只有把抄袭说成“过度引用”可以与之媲美。

如作者所言,任何一种腐败都是腐败,不管它是以“温和”名义出现还是以“粗暴”名义出现。腐败本质上都是对权力规则的僭越,对社会公平的践踏。不过,从当事人的自说自话来看,我们也不能仅仅简单地视之为开脱之辞,而应该看到,以温柔腐败来美化腐败、来为腐败包装,说明一些官员确实将一些明显的腐败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心安理得。而社会对一些腐败现象,也渐渐地温水煮青蛙“被习惯了”。规则成为潜规则,这样的现象更令人担心和后怕。我们不由想起山西那个收入过亿的纪委书记,“民愤很小,官愤极大”,通过弄权牟利,反而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理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反射出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劣。

“温柔腐败”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如果暴力腐败处以枪决,那么对温柔腐败,就处以注射死刑吧。